



散文随笔集

# 老街凤城

王茂恒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散文随笔集

# 老街凤城

王茂恒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街凤城 / 王茂恒主编.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672-0971-8

I. ①老…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2434 号

老街凤城

王茂恒 著

责任编辑 周建国

---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215006)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印装

(地址:南通市通州区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 邮编:226300)

---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9.5 字数 34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2-0971-8 定价:30.00 元

---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 自序

自十多年来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后,不少朋友怂恿我把这些文章编成一本书。在大家的关心和鼓励下,我把其中的一些散文随笔结集出版。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已经发表的,重新整理一下,大致归类后结集成册,便于喜爱它的朋友重读。

散文随笔集共分五辑。

第一辑,二十篇,是关于我老家的一些掌故、情事。这是全书的重点。因此,集子就取其中一篇的标题冠名。

第二辑,二十二篇,是关于时令、节日的知识短文,其中也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在。

第三辑,三十篇,记述或回忆与亲友交往的情事,都是真人真事,真情实感。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几篇,用了文学手法,在人称上有些变换,读者权且把它们当作小说或诗去读,不必把文中的“我”与本人对号。

第四辑,三十三篇,多为议论性的文字,有感而发,一家之言,观点难免有错误或欠妥之处。

第五辑,七篇,全是记录各处旅游的见闻和感悟。

凡一百一十二篇,是为序。

王茂恒

2014年6月28日

# 目录

## 第一辑

---

儒宗世泽 理学家声

——从外祖父家的一副门联说起 / 1

老街凤城 / 5

老街凤城的四门二十庙 / 9

五山五坊三条港 / 13

十桥四池塘 / 16

廿四巷弄十八湾 / 19

凤城有个十八湾 / 22

凤城的龙文化 / 24

光绪四年钟 / 28

凤城女与姐妹井 / 30

丰厚绵长的文化教育 / 33

戏比天大

——2012年“海门之夏”余东镇专场文艺演出的台前幕后 / 35

江山代有才人出

——凤城的三五名人 / 38

钉心钉胆七十年

——回忆日本鬼子在余东犯下的罪行 / 40

商道酬信

——凤城老店话当年 / 43

百年老屋见沧桑:明光星尺与水木作牌 / 48

笔记 小说 大观 / 50

凤城有个茗乐园 / 52

七十年代海门的文艺骨干 / 57

海门一日体验游之印象 / 60

## 第二辑

---

蓬灯圆子落灯面 / 64

只待新雷第一声 / 66

春分话社日 / 68

寒食清明话特权 / 71

谷雨三月气 / 73

油菜花 / 75

端午文化 / 77

久演不衰白蛇传 人间真情永不磨 / 80

七月半:通东人的重要时节 / 83

处暑萝卜白露菜 / 87

露从今夜白 / 89

放河灯 / 91

月到中秋 / 93

中秋八月中 / 96

重阳 / 98

秋天十月看红叶 / 102

大冬小年 / 104

年残岁末话对联 / 106

守岁与压岁 / 109

马年说马 / 111

甲申话猴 / 113

酉年谈鸡 / 115

### 第三辑

---

- 寻寻觅觅三十年 / 118
- 我和我那口子 / 121
- 童心真趣 / 124
- 童心真趣续 / 127
- 童颜无羞 / 130
- 爷爷 / 132
- 父亲给予我的 / 134
- 慈母手中线 / 138
- 剪趾甲 / 141
- 外公：我怀旧文中的主角 / 143
- 土地堂前的梅兰竹菊 / 146
- 三只老虎一头牛  
——我的母亲和三个舅舅 / 148
- 别开生面京剧宴 / 153
- 芝兰玉树竞娟秀 瑞香桃李共年华  
——方师瑞芝八十华诞庆典侧记 / 155
- 小荷已露尖尖角 / 158
- 植根沃土绽奇葩 / 160
- 他从天府走来 / 162
- 也说葛红兵 / 164
- 崇尚正派 追求优雅  
——江国昕其人其艺 / 167
- 才情生异彩 德馨邈青云  
——记业余导演李庆英(青云) / 169
- 红灯高举闪闪亮  
——记余东京剧联谊会会长姜国英 / 174
- 三十八年过去  
——由几张老照片想起 / 179
- 祭悸茜 / 182

- 重回当年落户地 / 185  
悼念沙翁 / 188  
飞鸿雪泥亦永恒  
——怀念陈象新老校长 / 190  
好心人遇热心人 寻根梦终究成真 / 193  
几十年 我和你  
——遥寄身患绝症的远方朋友 / 197  
“一失足成千古恨” / 200  
阿拉老陆 / 202

#### 第四辑

---

- 整理家什 / 204  
家长该做什么  
——写在你初中毕业的孩子填报志愿之际 / 206  
学而优则仕 / 208  
一切缘于爱 / 211  
有感于永正唱京剧 / 213  
我与海门山歌  
——写在海门山歌剧团第三次晋京调演前夕 / 215  
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 / 217  
与《海门日报》同行 / 219  
王义夫读清华和徐寅生学“毛选” / 222  
不知足长乐 / 224  
择邻 择校 择师 / 226  
壮哉 军旅歌曲 / 228  
聆听仁者的教诲 / 230  
和唯美 / 233  
贞洁 贞节 / 236  
又到年终评优时 / 238  
从快报板到报纸书 / 240

- 越改越好与越改越丑 / 242
- 好书记的标准 / 244
- 也说劳动最光荣 / 247
- 人民至上 / 249
- 让老年人走出审美疲劳 / 251
- 羡慕 嫉妒 攻击：人性恶习三部曲 / 253
- 人生读书聪明始 / 256
- 人生的两端 / 259
- “三心”二意 / 261
- 真唱假唱 / 263
- 诗人与酒 / 265
- 烟嘴丢失之后 / 270
- 由一元钱违约金想起 / 272
- 告别麻将 / 274
- 十三层 四层 底层 / 276
- 十二年前的一则日记 / 278

## 第五辑

---

- 我爱武夷山 / 280
- 走进张家界 / 284
- 香港旅思 / 287
- 在天涯海角过大年 / 290
- 这山望着那山高 / 294
- 一回走千年 春秋看淹城  
——淹城印象 / 296
- 在胥塘想到凤城 / 299

## 儒宗世泽 理学家声

——从外祖父家的一副门联说起

随着镌刻在外祖父家大门上的那副“儒宗世泽，理学家声”的门联上了海门日报副刊，上了东洲公园灯展，上了中央电视台荧屏，我们家声名大振。外祖父母过世都已经30多年，三个舅舅先后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后一直远在外地谋生，难得衣锦还乡，为大多数人所不熟识。于是，门



联带来的那份殊荣便降到了我们头上。其实，骄傲和自豪，轮不到我们。要说也得归功于余东——国务院命名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古镇；归功于凤城——一条拥有1300多年历史和2100多块条石的老街；归功于老街的主人——祖祖辈辈休养生息在这里的父老乡亲。

门联的习俗由来已久,并且从来都关乎姓氏、门户和族中人物及其业绩。傲居百家姓榜首的赵姓,北宋时期出了两个人物:一是铁面御史赵抃,弹劾不避权贵,去成都赴任,只带一琴一鹤相随,被视为清官的典范;一是两朝宰相赵普,每次朝罢回府,总是闭门读《论语》,他对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半部佐太祖定天下,半部佐陛下定太平。”为纪念两位先贤,族人以“一琴世泽,半部家声”为赵氏门联。以官名命氏的钱姓,到唐末出了个钱镠,在杭州任镇海节度使,曾用弓箭射钱塘江潮头,与海神交战。后来又征发民工修建钱塘江及太湖水利工程,造福一方。氏人以“射斗世泽,朝笏家声”为堂联,以纪念钱镠并表彰他的功绩。李氏门中最使人仰慕的当属东汉学者李膺和名将李广。李膺为人清廉,被太学生称为天下楷模,把得到李膺的接见称为“登龙门”;李广则以英勇善战著称,一生与匈奴作战 70 余次。其后人为有这一文一武两位人物感到骄傲,因此以“登龙世泽,射虎家声”为堂号门联。

王姓繁衍兴旺,分布广泛,在全国许多地方形成了人口众多、势力强盛的名门望族,唐代把太原王氏封为“海内第一高门”。王姓诞生了无数名人。西晋末王敦与堂弟王导(字茂弘),拥戴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司马称帝后,王氏兄弟分别任大将军和丞相。到了宋代,王茂弘后裔王祐任兵部侍郎,曾手植三棵槐树于庭前说:“我之后代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不久,次子王旦当了宰相,建“三槐堂”以庆贺,时称“三槐王氏”。而“三槐世泽,两晋家声”的堂联也便成了王氏的代名词并一直延续至今。朱氏是以国名命名的姓。到了南宋,氏族中出了个朱熹,一生广注典书,对经史、文学均有贡献,他集注的《四书》一直被后人当作科举考试的范本。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朱熹曾讲学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后又建紫阳鹅湖书院,从教 50 余年。氏人为纪念朱熹,以他的书院名撰堂联“鹅湖世泽,鹿洞家声”。同是以国名为姓的吕氏,名人志士也不绝于世。其中唐末道士吕洞宾,两举进士不第,浪游江湖,后来隐居终南山修道。元代封之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通称“吕祖”。道教全真教尊之为“北五祖”之一,又传为道教八仙之一。氏人为纪念吕洞宾,以“五祖世泽,八仙家声”为堂联。施姓有文学家施耐庵,曾官钱塘,因和当道权贵不和而弃官隐退,在江苏如皋、泰州一带教书。晚年隐居兴化,闭门著《水浒》,常常叮嘱子孙要克勤克俭,精耕细读。因此,施氏后裔以“勤俭世泽,耕读家声”为堂联。

轩辕黄帝的儿子挥,因发明弓箭而被任命为弓正(监管制造弓箭的官),因

为弓正引申为开弓、弓长,所以赐姓张。唐代山东郛城人张公艺,是张氏族中最崇拜的人。张公艺九世同居共财,不仅称颂遐迩,还惊动了皇上,唐高宗亲临其宅,向他请教保守家业、和睦宗族的经验,公艺写了一百个“忍”字回复,唐高宗从中悟出封建社会聚族而居,易起纠纷,非百忍不能相安的道理,当下赐他百匹绵帛。氏人以为荣极,遂有“九居世泽,百忍家声”之堂联,成为张氏的专用标志。范氏门中,最有影响的当推宋代宰相范仲淹。他曾在苏州城郊置良田千亩,用于族中鳏寡孤独者的给养以及兴办学校,资助读书应举,培养本姓族人。其一生丰功伟绩被后人传颂,尤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光辉思想成为千古名句、时代强音。范仲淹的儿子纯仁,也官至宰相。范纯仁自幼好学,夏夜蚊虫叮咬也不甘懈怠,仍置灯帐中啃读,时间一长蚊帐变成黑色,后裔以“义田世泽,墨帐家声”纪念范氏父子。柳氏族人中,最有名望的是唐宋八大家中的柳宗元,其大量的诗文都抒发了进步的政治、哲学见地。而与柳宗元齐名的唐代书法家柳公权,以楷书知名,自成一家,史称柳体。唐穆宗十分喜欢他的书法,问他字为什么写得那么好,他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为纪念二柳,氏人以“文宗世泽,笔正家声”为堂联。沙氏后裔沙元炳,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恩科殿试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时逢维新运动破产,沙毅然辞官回故乡如皋兴办地方实业和教育事业。1913年当选为江苏省议会议长,与南通张謇联手创办实业。他除了创立医院、工厂、药铺外,还创立了全国第一所公立师范学堂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如皋师范前身)。其后人以“汝南世泽,苏北家声”为堂联,纪念沙元炳。

此外,“抱璞世泽,连城家声”是纪念春秋时楚国的卞和;“两朝硕辅,四杰家声”是纪念初唐诗人骆宾王;“七篇世泽,四书家声”为纪念思想家孟子;“西域世泽,南宫家声”为纪念艺术家米芾;“南阳世泽,西蜀家声”为纪念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

看来,在古代,无疑每一个氏族都有自己代表性的堂联。那我外祖父家大门堂上的这副门联也如何呢?经考证,并非如此。北宋时程氏出了两位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就是洛阳人程颢、程颐兄弟。程颢在洛阳讲学10余年,弟子有“如坐春风”之喻;程颐以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莫动”为四箴自警,一言一行以圣人为师,教学30余年,以《大学》《中庸》《孟子》《论语》而达六经,主张去人欲,存天理。自南宋始,“二程”受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诸多褒奖。为纪念“二程”,氏人以“怀仁世泽,彝德家声”为联。如此看来,外祖父

家大门堂上的这副“儒宗世泽，理学家声”的门联，并不是程氏的代表性专用堂联，可能是当时一般人家通用的一种。那它是何人所撰？何人所书？何人所刻？大家均不甚了了。问了一些老街的前辈，他们也说不清楚，有人说是出于晚清秀才张兰轩的手笔。张程两家既是近邻，又是世交，似乎有可能，但在我看，书体的风格与张老先生有不小的区别。其实，追究这些也没有大的意义，紧要的倒是，几百年来，程氏后人有没有领悟这副对联的意思和老祖宗的良苦用心。我想，至少我的外祖父是领悟的，要不，他怎么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家境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自己省吃俭用，含辛茹苦把三个儿子供到大学毕业？我的三个文化很高的舅舅是领悟的，要不，他们怎能做到忠于职守、孝敬长辈、克勤克俭、两袖清风而几十年如一日？我的文化很低的母亲也是领悟的，要不，她怎能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人人唤她“好呗呗”（“呗呗”，通东方言中指“姑姑”）？

如今，外祖父家的这副门联已不仅仅属于外祖父家、属于程氏家族。作为历史文化名镇的象征之一，它应当属于老街，属于余东，属于中国。它大有向全世界展现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架势，它肩负着灌输“乐礼善学，尚中贵和”的儒学精髓的重任。随着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儒学在中国的普及以及在全世界的传播已成现实。但是，如果儒学仅仅刻在文化名镇的两块木板上，就很难说它是一种文化。儒学只有深入大众的心间，规范人们的行为，改良社会的风气，这样才会孕育出真正的儒家文化。

写于2011年10月

## 老街凤城

我的老家在通东古镇余东。

古镇虽旧，不能不念；祖宗虽远，不可不祭。清明时节，我带妻儿回乡扫墓，又回到了小别数月的古镇，顺便踏访了几十年没有好好走过的老街。

我家的祖坟在三年前被当地政府规划到公墓。公墓位于古镇北郊，占地很大，方圆有十几亩地，大小坟茔两三百个。底下埋着古镇几百户人家的列祖列宗。从明代的状元探花到清末的秀才举人，从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烈士到十年浩劫时揭竿造反的头领，倘若追溯到唐代黜陟使李承实在此围垦筑堤、置灶煮盐的时代，很难说底下不留几块朝廷命官或中原移民的残骸。黄土地是博大宽容的，无论善与恶，最终收容所有的人。

我们拜谒了王氏门中列代祖先后，来到了祖父母的墓前，祖父盛年早歿，我们都没有见过。只听说他两度续弦，我们的祖母是他的第二个填房，我们都唤她叫“爷爷”。父亲的坟茔紧挨着“爷爷”。父亲的一生与古镇紧密相连。日寇占领余东那年，鬼子的枪托给他留下遗恨终生的腰伤。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当过街长，他为人正直诚实，为“官”清正廉

明,但他初小的文化程度与老街深厚的文化底蕴极不相称。父亲烧得一手好菜,街坊邻居,谁家婚丧喜庆,都请他掌勺,而他总是替主人家精打细算,且不取分文报酬。父亲死于肺心病。8年前的今天,我跪在地上为他送行,灵车经过凤凰亭时,街上的老者提议绕亭三匝,用这一极简便而又很隆重的方式,表达对这位不称职的街长的敬意。

扫完墓,我没有随家人从原路返回,而是想独自走一趟已经几十年没有好好走过的老街,焦渴地期盼着对故乡实地的踏访,匆匆去寻觅祖先们昔日创造的辉煌。

离墓地不远,便是建于乾隆年间的泰安桥。站在桥头北望,传说中搁凤尾的北门道士观早已不复存在。

老街悠悠,全用三尺来长、一尺多宽的条石铺成。有人数过,从南到北总共2146块。我生于斯,长于斯,少儿时代几乎天天从她身上踩过,却从不留心。从“凤城”、“李灶”到“余东”,老街像位文人,有名,有字,又有号。但余东习称街而不称镇,周边的老乡进城赶集叫上街而不上镇,街上的大人批评小孩贪玩,也斥之曰“数石街”,或许都是这些条石的缘故吧。小时候,我就常“数石街”,不过不全是贪玩。大年初一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南到北挨家挨户的观赏店铺或民宅排门上展(余东人把贴春联叫展对)的春联,真不啻读一本对联集、看一场书法展。有一次,见一户人家光贴了两张红纸,不着半点墨迹,大惑不解,便去问外公,外公说,那叫“无事(字)对”,祈求一年平安无事。当时似懂非懂,待到年长,我才隐隐悟出老街人的苦衷和蕴藉。猜度贴对人或许由于家贫买不起笔墨,或许别出心裁,故意留下一点空白,让街坊和路人驻步遐想。

老街要数春秋两季最闹热。那时正值海鲜上市,一边啃着缸爿饼,一边嗅着咸货行里散溢的鲜鱼腌蟹的异香味,或在南货店门口看女掌柜代客写喜对寿幛挽联,或踱进茶馆听老人们天南海北的闲谈,或看金银铜铁匠巧夺天工的手艺:如何把一块乌黑生锈的废铁锻成一把铮亮的菜刀,把一堆废铜烂锡铸成一盏盏玲珑的茶壶,把一枚枚金币银圆变成一副副精致的首饰……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艺术享受。

老街的孩子都喜欢“数石街”,长大了的孩子都想离开老街。老街的男人有才气,老街的女人生得秀气。街名著凤,却由男人主宰。在沿通盐公路的一排集镇中,与东西几个以出女性行当闻名的集镇不同,老街向以出男性的“浪子”著称。浪者,桀骜不驯,放荡不羁也。确实,老街上愤世嫉俗而才华横溢者俯拾

即是。虽然老街昔日的繁华如今已荡然无存,然而我却隐隐感觉到,她那千百年积蓄的精气神久历变幻而不衰。

边走边想,已近自家老宅,家宅右侧,几步之遥,原先有座城门叫南楼。南楼是老街的咽喉,当年供奉菩萨的级别与档次,远在东岳庙之上,香火也更旺。近家楼台先拜佛,听长辈说,我一生下来就寄在庙里,还赚得个“宝森”的法号。小时候,每年正月初一,都要随伯父上楼敬香拜佛。而每到炎夏傍晚,“爷爷”便带我到南楼的拱门下乘凉,一边享受习习的晚风,一边听她讲古镇的故事。说有凤凰落于此地,凤之大,不知有几里,能笼罩全镇,凤首就在南楼,凤尾延至北门,六翮如垂天之云,左右覆盖东岳庙和西围子。凤凰声称金钎子它不怕,银钎子它也不怕,结果却惨死于竹钎,鲜血流成了护城河,古镇从此得名凤城。那条护城河就在我家门口,大概被凤凰的污血所染,我确实从来没有见她干净过。传说显然不足为训,我当时却信以为真。“爷爷”的故事中有一个最为虚幻诡奇,说的是某年凤城遭火灾,恰遇关云长路过,脱下战袍,覆盖大火,凤城得救,老街百姓感激涕零,遂塑关帝神像供奉于南楼,还编了一曲《甩龙袍》的戏文请戏班子唱。“爷爷”爱看戏,夏天的晚上,通州(今南通市)来的京戏班子在城南广和堂前的广场上搭台唱《杀子报》《甩龙袍》,“爷爷”场场带我去看。海派大师麒麟童传人顾宝庭铿锵而富韵味的唱腔响彻街头巷尾,余音至今宛在耳背回荡。后来老街盖了戏园子,兴唱绍兴戏,祖孙俩更是忠实观众。

南楼旧址向前,步行几十米,右侧一小巷的深处,便是外婆家,大门堂上镌刻的“儒宗世泽,理学家声”八个大字赫然可见。它幸免于十年浩劫,如今成了老街为数不多的保留无损的古迹之一。以往每年春节前夕,我都要给它



上一遍油漆,这几年传来旧城改造的风声,估计旧宅早晚会拆迁,也就懒得去做那些无用功了。外婆出身豪门,又嫁于书香门第,却没有读过书,她只记住几句“人之初,性本善”、“勤有功,嬉无益”之类的古训,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外公虽通文墨,也不过相当于初中文化。但两位老人却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硬是供

养三个儿子到大学毕业,这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街,算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如今崇尚“知识经济”,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古镇老街的一对普通老人那里就得到重视并付诸实施,这种战略眼光,不能不使老街的人们刮目相看。我受外公和三个舅舅的影响至深。少年时代多半时光是在外公家度过的,听外公讲子曰诗云,跟外公习字、画画、对对子……可以说,外公是我学书画和文学的启蒙老师。我后来能修完大学中文,以至能靠敷衍教授师范本科语文和老年大学书法而谋生,他老人家功不可没。

从外公家门前的弄堂口向南,不到百米,便是老街的南端。走出老街,豁然开朗,眼前高楼耸立,车水马龙,现代文明的喧嚣与老街的宁静,仿佛置身两个世界。

节孝牌坊早已摧毁,女人们心中自行搭建的“丰碑”也早已拆除,她们一代比一代解放;浪子也已回头,男人们的生意经比他们的祖辈、父辈又胜出一筹。然而,人们心中的老街却永远也不会消失。

老街像一条河,流淌着祖祖辈辈的血泪和汗水;老街像一张琴,弹拨着世世代代的哀怨与希望;老街像一本书,袒露着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 21 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午饭桌上,听弟妹们谈起,老街的一些有识之士正在为恢复老街奔波,家乡的政府官员正致力于古镇的保护与开发,而且已经有了一些设想和规划,并且取得了上级政府的支持。当真如此就好了!

我暗自思忖,等我几年后告退杏坛时,老街的面貌一定会大大改观。到那时候,作为她的子孙,我决计要为她再添一块条石,而眼下我所能做的,仅是先把外公家大门上的对联重新油漆一遍。

写于 2001 年 4 月